

二馬

老舍著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卷第二版

(31706)

文學研究會叢書二
馬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伍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老舍

發行人 王重慶
雲白街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直着出去，又直着回來了，並沒有帶回什麼東西來。他早把世界忘了，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齊消滅了，立刻消滅了，何苦再看呢！

更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。站了總有兩三分鐘，纔慢慢的把面前的東西看清楚了。

『啊，今天是禮拜。』他自己低聲兒說。

禮拜下半年，玉石牌樓向來是很熱鬧的，綠草地上和細沙墊的便道上，都一圈兒一

圈兒的站滿了人。打着紅旗的工人，伸着脖子，張着黑粗的大毛手，扯着小悶雷似的嗓子

喊『打倒資本階級。』把天下所有的壞事全加在資本家的身上，連昨兒晚上沒睡好覺，

也是資本家鬧的。緊靠着這面紅旗，便是打着國旗的守舊黨，脖子伸得更長，（因為戴着

二寸高的硬領兒，脖子是沒法縮短的。）張着細白的大毛手，拼着命喊『打倒社會黨，』

『打倒不愛國的奸細。』把天下所有的罪惡都擱在工人的肩膀上，連今天早晨下雨，和

早飯的時候煮了一個臭雞蛋，全是工人搗亂的結果。緊靠着這一圈兒是打藍旗的救世

軍敲着八角鼓，吹着小笛兒，沒結沒完的唱聖詩。他們讚美上帝越歡，紅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勁。有時候聖靈充滿，他們唱得驚天動地，叫那邊紅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來的字罵街。緊靠着救世軍便是天主教講道的，再過去還有多少圈兒：講印度獨立的，講趕快滅中國的，講自由黨復興的；也有什麼也不講，大夥兒光圍着個紅鬍子小乾老頭兒，彼此對看着笑。

紅旗下站着的人們，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裏一叨，雙手插在褲兜兒裏；臺上說什麼，他們點頭贊成什麼，站在國旗下面聽講的，多半是戴着小硬殼兒黑呢帽，點頭啞嘴的，嚷着「對了」「可不是」！有時候兩個人說對了勁，同時說出來：「對了」「還彼此擠着眼，一咧嘴，從嘴犄角兒擠出個十分之一的笑。至於那些小圈兒就不像這些大圈兒這麼整齊一致了。他們多半是以討論辯駁為主體，把腦瓜兒擠熱羊似的擠在一塊兒，低着聲兒彼此嚼爭理兒。此外單有一羣歪戴帽，橫眉立目的年青小夥子，繞着這些小圈兒，說俏

皮話，打哈哈，不為別的，只為招大家一笑，露露自己的精細。圍兒外邊圍着三五成羣的巡警，都是一邊兒高，一樣的大手大腳，好像倫敦的巡警，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兒們。

這一羣人裏最出鋒頭，叫好兒的，是穿紅軍衣的禁衛軍。他們的腰板兒挺得比圖畫板還平，還直，褲子的中縫像裏面撐着一條鐵棍兒似的，那麼直溜溜的立着，個個乾淨抹膩，臉上永遠是笑着，露着雪白的門牙，頭髮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頭皮兒。他們是什麼也不聽，光在圍兒外邊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，眼睛往四下裏溜，站個三五分鐘，不知道怎麼一股子勁兒，就把胳膊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，然後乾踩着腳後跟，一同在草地上談心去了。

圍兒對面中國圍牆自由黨對面，也有許多樹，也不帶大樹，長圓綠圓綠，像千小葉，不出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，也有臉對臉坐着的，也有攙着脖子騎着的，也有單人孤坐拿書張嘴，不讀書，就看姑娘的腰的。一羣羣的肥胸都撒着歡兒亂跳，真明其妙的旺旺的，咬着小後兒們，有的穿着清身的白羊絨，有的從頭到腳一身紅絨的連腳褲，都扭着胖腰。

東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來跑去，奶媽子們戴着小白風帽，嘵嘵的跟着這些小神仙們跑。

馬威站了好大半天，沒心去聽講，也想不起上那兒去好。

他大概有二十三歲的樣子，身量不矮，可是很瘦黃白的臉色兒，瘦，可是不顯着苦弱。兩條長眉往上稍微的豎着一些，眼角兒也往上吊着一點，要是沒有那雙永遠含笑的大眼睛，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。他的眼珠兒是非常的黑，非常的亮，黑與亮的調和，叫他的黑眼珠的邊兒上淺了一些，恰好不讓黑白眼珠像冥衣鋪糊的紙人兒那樣死呆呆的黑白分明。一條不很高的鼻子，因為臉上不很胖，看着高矮正合適。嘴唇兒往上兜着一點，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聯成一團和氣。

從他的面貌和年紀看起來，他似乎不應當這樣愁苦，可是他的眉毛擰着，頭兒低着，脊梁也略彎着一點，青年活潑的氣象確是丟了好些。

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，罩着一件黑呢大氅，衣裳作得很講究，可是老沒有揮刷，看着正像他的臉，因為頹喪把原來的光彩減少了一大些。拿他和那些穿紅軍衣，夾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來，他真算是有點不幸了。

無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臉，擦完了，照舊的在那裏楞磕磕的站着。

已經快落太陽了，一片一片的紅雲彩把綠絨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兒的，工人的紅旗慢慢的變成一塊定住了的紫血似的。聽講的人也會兒比一會兒稀少了。

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兒裏，往前只走了幾步，在草地邊兒上的鐵欄杆上靠住了。

西邊的紅雲彩慢慢的把太陽的餘光散盡了。先是一層一層的蒙上淺葡萄灰色，接着太陽最後的那點反照，好像野鴿脖子上的那層灰裏透藍的霜兒，這個灰色越來越深，無形的和地上的霧圈兒聯成一片，把地上一切的顏色，全吞進黑暗裏去了。工人的紅旗也跟着變成一個黑點兒，遠處的大樹悄悄的把這層黑影兒抱住，一同往夜裏走了去。

人們一來二去的差不多散淨了。四面的煤氣燈全點着了，圍着玉石牌樓紅的綠的
大汽車，一閃一閃的繞着圈兒跑，遠遠的從霧中看過去，好像一條活動的長虹。

草地上沒有人了，只是鐵欄杆的旁邊還有個黑影兒。

2

李子榮已經鑽了被窩，正在往左伸伸腿，又往右挪挪手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恍恍惚惚的似乎聽見門鈴響了一聲，眼睛剛要睜開，可是腦袋不由的往枕頭下面溜了下去，心裏還迷迷糊糊的記得剛纔有個什麼東西響了一聲，可是……

「吱——」門鈴又響了。

他把纔閉好的眼睛睜開了一小半，又慢慢把耳朵脣兒往枕頭上面湊了一湊。

「吱——」

「半夜三更鬼叫門誰呢？」他一手支着擗子坐起來，一手把窗簾掀開一點往外看。

胡同裏雖有煤氣燈，可是落得下得很厚，黑咕隆咚的什麼也不見，而且面兒上。

「咳——」比上一回的響聲重了一些，也長了一些。

李五樂起來了，摸着黑兒穿上軟冰涼的鞋底，碰上腳心的熱汗，他不由的身上起了

一層小雞皮疙瘩，雖然是四月底的天氣，可是夜間還是涼涼的，他摸着把電燈開開，然

後披上大氅，大氣不出的用腳尖兒往樓下走，樓下的老太太已經睡了一覺，一不小心把她

吵醒了，是非挨罵不可的，他輕輕的開了門，問了聲「誰呀？」他的聲音真低，低得好像怕

把外邊的稠霧吓着似的。

「我！」上房有人了，只是靜靜的，由着蟲蟲唧唧，黑黑涼涼。

大事事——「老馬怎麼一個勁兒的按鈴兒呀？」雲中香蟲去秋蟲一溜溜的跑開了。

馬威一聲兒沒言語進來就往樓上走，李五樂把街門輕輕的關好也一聲不出的隨

着馬威上了樓，快走到自己的屋門，他站住聽了聽，樓下一點聲兒也沒有，心裏說：

兩個人都進了屋子，馬威脫了大氅，放在椅子背兒上，還是一語不發。

「怎麼啦，老馬又和老頭兒拌了嘴？」李子榮問。

馬威搖了搖頭，他的臉色在燈底下看更黃得難瞧了。眉毛皺得要皺出水珠兒來似的。眼眶兒有一點發青，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兒。

「怎麼啦？」李子榮又問了一句。

待了半天，馬威嘆了口氣，又舔了舔乾黃的嘴唇，纔說：

「我乏極了，老李！我可以在你這兒住一夜嗎？」

「這兒可就有一張床啊。」李子榮指着他的床，笑着說。

「我來這張躺椅。」馬威低着頭說：「好歹對付一夜，明天就好辦了！」

「明天又怎麼樣呢？」李子榮問。

馬威又搖了搖頭。

李子榮知道馬威的脾氣，他要不說，問也無益。

「好吧，」李子榮抓了抓頭髮，還是笑着說：「你上床去睡，我照顧照顧這個躺椅。」說着他就往椅子上鋪氈子。「可有一樣，一天亮你就得走，別讓樓底下老太太瞧見，好，睡你的呀！」

「不老李！你睡你的去，我在椅子上忍一會兒就成。」馬威臉上帶出一釘點兒笑容來：「我天亮就走，準走！」

「上那兒呢？」李子榮看見馬威的笑容，又想往外套他的話：「告訴我吧！不然，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覺，又跟老頭兒鬧了氣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用題了！」馬威打了個哈味：「我本不想找你來，不湊巧今天晚上沒走了，只好

來打攪你！

「上那兒去，到底？」李子榮看出馬威是決不上床去睡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把他自己的大氅和氈子全細細的給馬威圍好，然後把電燈捻下去，自己又上了床。

「德國，法國——沒準兒！」

「給老頭兒張羅買賣去？」

「父親不要我啦！」

「啊！」李子榮楞磕磕的答應了一聲，沒說別的。

兩個人都不出聲了。

街上靜極了，只有遠遠的火車和輪船的笛兒，還一陣陣的響，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街後教堂的鐘打了兩點。

「你不冷啊」李子榮問。

「不冷！」

……

……

李子榮臨睡的時候心裏還一個勁兒的盤算：「早早兒起來，別叫老馬跑了！起來用

涼水洗洗臉給樓下老太太寫個字條兒告訴她有急事不等吃早飯啦！然後和他出去，送

他回家——對還是上舖子去好，父子見面也不好意思在舖子裏再搗亂……常有的事，

父子拌嘴吧咧……年青老馬……太認真……」

在夢裏他還不斷的這麼想着……胡同裏送牛奶的小車子嗡嗡嗡嗡的響起來了，

大街上汽車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了，李子榮一機靈睜開了眼，太陽已經從窗簾的縫兒射

進一條金絲兒……

「老馬」

氈子大氈都在椅子背兒上搭拉着，可是馬威沒影兒啦！

他起來，把後面的窗簾打開，披上大氈，呆呆的站在窗子旁邊。從窗子往外看，正看太陽士河。河岸上還沒有什麼走道兒的，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動開了。岸上的小樹剛吐出淺綠的葉子，樹梢兒上繞着一層輕霧。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嫩樹葉兒上，一星星的閃着，像剛由水裏撈出的小淡綠珠子。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掛着帆，只有幾支小划子掛着白帆，在大船中間忽悠悠的搖動，好像幾支要往花兒上落的大白蝴蝶兒。

西邊早潮正往上長，一滾一滾的浪頭都被陽光鑲上了一層金鱗。高起來的地方，一擁一擁的把這層金光鑲破，這鑲破了的金光兒，在下邊的金光裏，被激浪激得直往小兒兒裏白，恰像剛由蒲公英梗兒上上揚出來的嫩白蒲公英。一齊拿頭來小裏前丁，半蹲對窗子。最遠的那支小帆船慢慢的忽悠着，在河邊上，三三兩兩的小船，像幾條金龍，要把那個小蝴蝶兒趕跑似的。這樣趕來趕去，小帆船拐過河灣，轉到岸邊，直衝出窗子，出河。

李子榮呆呆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灣，纔收了收神，走到前面靠街的窗子，也把窗戶擋兒打開，然後想收拾收拾書桌上的東西。桌子上有個小玩藝兒，一閃一閃的發亮。這個小東西底下還放着一個小字條兒。他把這些東西一齊拿起來，心裏涼了多半截。慢慢的走到躺椅那裏去，坐下，細細的看紙條上的字。只有幾個字，是用鉛筆寫的，筆畫東扭西歪，好像是摸着黑兒寫的：

第二段

這段事情現在應從馬威從李子榮那裏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。

1

伊牧師是個在中國傳過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師。對於中國事兒，上自伏羲畫卦，下至袁世凱作皇上（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）他全知道。除了中國話說不好，簡直的他可以